

集部

古文集成卷二十七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六

劄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曾南豐

迂齋云看他布置開闔文勢次求其叙事措詞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詳於歸美乃所以切於警戒不可專以歸美槪

臣聞基厚者勢崇此説祖宗力大者任重訖當時故功德之殊

垂光錫祚爲奕緐衍久而彌昌者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先説本朝只一字）以禹之績大矣（却又説古）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雖是説古其實却是引此以和合本朝之所以盛）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

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語省而意明又有包括）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善措辭）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便做說本朝之漸再說轉）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迹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畢藩服而納以繩墨（大小規模許多施設被兩句道）

盡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又將唐畧比並）宇內叛盪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人猶間入闚邊至于景德二百

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不可移之他人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

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形容仁祖得出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嘿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形容五聖功業德美全無一語

重疊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蘢旱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

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㢢興壊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再挈起兩事為後面立柱要説本朝好先説前代不好此作文之法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歳時省察

數議寛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又再挈起前世三事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官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應前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甲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

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葢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而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前面分開四項此又合來）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令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涣而萬里奔走（形容妙）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槖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看他造語）

東南之夷正冠東袵相與挾冊而吟誦此說高麗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又應前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拏析之戒接於其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

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看得親切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啟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

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宗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來得委曲）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此應力大任重一句）臣誠不自揆輙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

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前面歸美太過故終如之以警戒善救首尾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敕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

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都收拾在此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召除禮侍上殿劄子 乙酉六月上 真西山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繄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

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使凡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闘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别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

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𦬆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才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頼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絶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強盛之世綱常隳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捄者

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奬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内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揺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外寇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

天下者奈何其不鑒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啟睿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棣華之愛方

篤而布粟之謡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于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

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滫瀡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胥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

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門而絶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倘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衆遠人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

古文集成卷二十七

古文集成卷二十八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七

劄

乙巳輪對第一劄子　誠齋

臣聞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於君猒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變異絶之者則誤之以强盛愛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君也聖

人以巳占天而不以天占天太戊修德而桑木即枯成王怛然而偃禾盡起故夫警懼者聖人所以畏天也仰惟陛下聖神之資與天同德寛大之政與天同仁上天眷之享國久長固無時而不得乎天意矣然迺者上天見異時則有星變地震之灾頻年無秋時則有水旱相仍之患外夷多詐時則有邊防危疑之慮陛下法堯之兢兢體舜之業業恐懼修省夙夜靡遑是以一念禱於此而妖星退於彼前日之灾異一變而為清寧前日之

水旱一變而為豐穰前日之危疑一變而為安靖至於告廟郊天前期而雪既雪而霽既霽而欲雨欲雨而復霽頃刻之間感召轉移訖成熙事孰謂天道之遠乎此惟聖畏天之明效也然臣聞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非畏無難也實自畏驕心之易生也臣願陛下移前日之恐懼為今日之恐懼移前日之修省為今日之修省屬任大臣非不推誠也得無猶有遠嫌顧身而不敢任事者乎延納臺諫非不聽言也得無猶有避怨畏禍

而不敢深言者乎中外臣子不間小大無不賜對許以盡言此固美矣豈無間見輕信得失相半或犯嚴忤勢而以言為諱者乎權貴近習無所親疏苟有弄權即從退斥此固肅矣豈無上畏聖明下憚物議或陽退陰進而害攻無形者乎朝政修明矣必思其或舉其小者近者而遠者大者未有講也邊備整輯矣必思其虛名末節而實務宿弊有未察也懲贓吏以惠民非不嚴也必思以懲疎遠小吏之法為懲貴近權要之法也禁軍債

以惠軍非不峻也必思以禁軍債剝割之意為禁債帥交結之意也以此推之其類非一惟陛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戒之戒之又重戒之則聖德日新天命永保實宗社無疆之休取進止

己酉奏事上殿第一劄　誠齋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彊非猛獸而彊於猛獸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莫

如黨論欲盡空天下之人才莫如黨論族親黨也交游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舉而名之以黨則族親也交游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本朝仁宗之世始於宰臣呂夷簡與諫官范仲淹交論上前遂黜仲淹而諫官高若訥盡指歐陽脩尹洙之徒為仲淹之黨一切貶逐未幾仁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召用脩與洙不惟禍黨遂息而已至於與仁宗同致慶歷之治者乃前日所謂黨人者

也其後紹聖崇觀之間宰臣章子厚蔡京盡指司馬光蘇軾之徒凡元祐之忠臣義士三百餘人目為姦黨斥逐禁錮死徙殆盡君子盡逐小人滿朝馴至靖康之變黨人則一空矣國家之禍何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黨之論何其紛如也有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甲州之黨有所謂乙州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歟且天下士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者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盡指甲

之人以為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又盡指乙之人以為乙之黨而盡逐之若夫甲州之士乙州之士道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嚮背異則相攻相擯莫不皆然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於士大夫而其禍及於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臣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酌大公於天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賢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小人者

從而廢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在廷之臣有復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斥之聲其罪於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復二帝三王之中道以消漢唐靖康之顯禍惟陛下留神

第二劄　誠齋

臣竊覩陛下臨御以來聖德日新聖政日美一賞一罰春生秋殺一號一令雷動風散總攬天下之大柄而歸之於獨斷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之帝王

固有知以一己攬其權而不知臣下竊其權者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葢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君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幾微之指而遂至於竊其廢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甚者至於政事之罷行出於此輩之議論人才之進退出

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羣臣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私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皆得而公竊之矣周之槩子内史泰之景監趙髙漢之弘恭石顯唐之鄭注王叔文仇士良田令孜皆是物也今陛下始初清明之日福威玉食莫不惟辟禮樂征伐莫不自天豈容有此而近者乃有以招權用事自抵譴黜陛下赫然震怒屏之外服此天下所以詠歌奮激仰服聖斷而不能自已也大抵近習者便

嬖使令之臣也宰執者輔賛彌縫之臣也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臺諫者箴規君德糾逖官邪之臣也是數人者各盡其公互防其私而不相附麗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在哲宗時范祖禹為諫官其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臺諫之臣兩不相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鄰居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觀覽適見其後

戶與師成後戶相通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宰執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若使內廷之近習與外朝之羣臣合而為一則人主之燕私人主之嚬笑下皆得而知矣羣臣之姦邪天下之情偽上皆不得而聞矣唐庚曰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惟陛下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防之防之又重防之不勝天下國家之福取進止

古文集成卷二十八

古文集成卷二十九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八

劄

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迂齋云根本經誼暁暢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

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輙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

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弒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齮圉人犖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絶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金人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勘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茍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徳國家大

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令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
應前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畢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

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金人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將帥帖服國勢莫安形于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敵稱兵犯順矣金人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

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啟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茍曰姑為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茍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金人絶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傾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

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跡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便當殄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靖康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金人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于金人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舉臣等篤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

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外人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金人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學張儀約從文字頗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戇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冒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讎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

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於
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

再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迂齋云說利害明切却是就理上見得如此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
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
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
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

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淺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聽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淺孰忠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鈎引金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

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敵境晝夜驅逝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紿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况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之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

後行所慮早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
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金人臨以兵威肆其
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
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
無益五也金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之心
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
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
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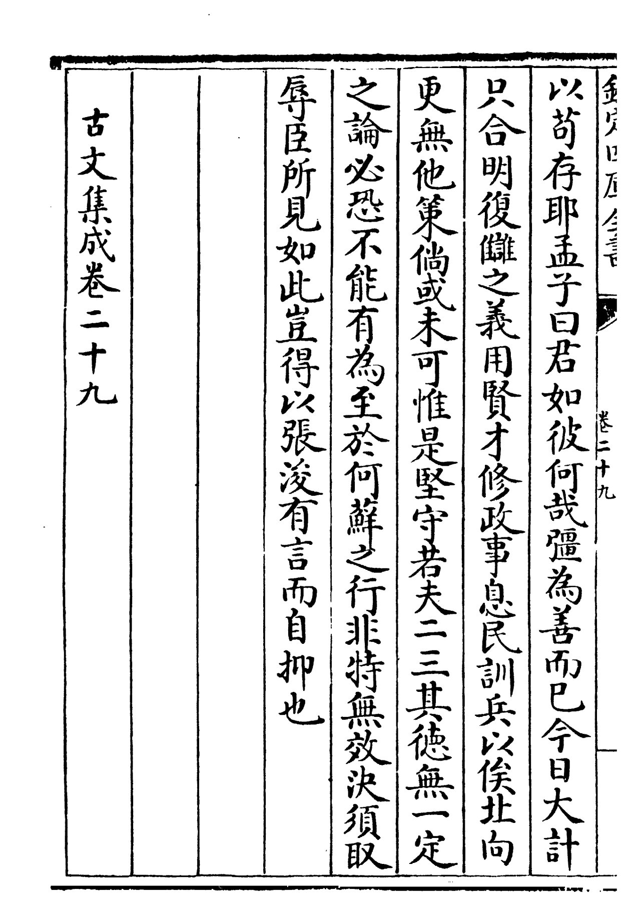
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朔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金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金人勢如兩家有没世之怨一弱一强强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悦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

强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朔方英傑勒嚁垂珪之所難也尼堪生於幽朔幼習戰攻特騎將翻將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況酣予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

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學從人衛人句法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非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

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宫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為父兄之讎絶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絶則彼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

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俛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彊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甲下於操



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蘇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古文集成卷二十九

古文集成卷三十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九

劄

論遣北使事劄子

戊辰四月為太博上時許舍人奕奉使出國門　真西山

臣切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償軍之餘不肯茍

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況敵情叵測變詐百出又非可以隣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敵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敵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亡留難切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金人得以闞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

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
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
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金臣不
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
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
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臥
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
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

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蘄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絶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弊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

為更化矣而敵之傑驁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恩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强敵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桼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

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曽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宂蠹之事興彼資吾歳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争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徳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

申飭邊防凜然敵師將至而國勢張外患弭矣

論金元劄子　真西山

時奉使回甲戌二月上殿

臣聞中國有道外敵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外敵雖微有足畏蓋昔者永嘉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跋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强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召

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宣光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金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勢竊以為深可慮者三亟當為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遺孽驟興之勁敵是也臣等近抵山陽閙淮壮之民扶擕老稚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埸拒卻使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勢未已蓋其仍歲洊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茍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

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若一切拒絕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羣行之盜其將何以防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金主之子攺元僭號於山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新邊才數十舍倘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尚易為力萬一蒙古得志必欲滅完顏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免奔豕突迫吾邊陲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金源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出

北方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金人土傾魚爛埶必不支萬一蒙古遂能奄有其土疆境交壤接剥牀以膚卻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金舊臣各圖自售指嗾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金國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二曰内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

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常為虛

若其已至又無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

而封疆扞圉之臣往往內實驚危外示閑暇其說曰吾

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

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孰

若圖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荊

襄為根本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

强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符石拓跋之衆卒不

能一闕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今日所宜用也臣等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渺莽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兒驕脆之

氣廹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强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茀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驚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猶咽喉見搤於人而欲與之角藩牆有鐍為盜所有而欲保堂奥之安亡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

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掊克自封巽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治邊數千里脈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顓為一司以領

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金人與蒙古相持蓋非一日戰鬬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荅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他可槩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金都摧陷之報質諸邊帥亦復謂然迨次

修門其說又異夫敵國存亡兹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脆有緩急其將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由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顓任遣間之責事之驗否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實此亟當爲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亡奇策獨念將命之初違去殿陛蒙陛下温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罄竭愚忠期報萬一惟聖明裁察

古文集成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謝運鍔

古文集成卷三十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一

論

為君難論　歐陽公

東萊批　子由君術論正是此意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

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訣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下字不苟明暗賢愚四字移易不得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一篇主意先說兩段後入主意是文字委曲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實事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

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承接變化結精神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

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彊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規摹一定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繳意盡結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下三宜字精神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關鎖此段不承接宜字眼目子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

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

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君心論 林之奇

帝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麗乎形非依乎象人有握手而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泝萬古之下以泝萬古之上茫茫昧昧編斷簡短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其心至今存焉不已戲乎曰未之思也帝王奚遠哉人與天地一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

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知此說者帝王胸次盡在人方寸中矣嗟乎百世而下帝王何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人之有負於心也甚矣即一而言塗之負販且不可謂無帝王之心離異而言雖與帝王勢均位敵遐乎藐矣奚啻相望於霄壤帝王之治經緯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於其治君子謂是不可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有偶善與惡分邪與正歧賢之反也為愚是之敵也為非督於色者指白為黑迷於

方者指東為西人常於處事之際方寸了然所處必當事至而心弗寧雖小必敗况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事之至者不知其幾其可以擾心而應之哉且帝王之心何心也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所以同乎萬世者也心存於一則體用俱備擾而雜之體虧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機特起於存不存之間而存之奚難居則喪焉動而存之難也隱則息焉顯而存之難也優游暇豫則不素養焉觸事物而存之難

也帝王亦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而亦未嘗有遺事非莫然也非適然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耳存之為言特其粗也存之而不覺其存用之而不知其為用存之神用之妙也堯以精一執中三四言併與天下而致之舜舜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其後七十年復以命禹禹又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三聖人一心也三百餘年一日也亦其親傳之符所宜然者也湯之於禹去之五百歲文武之於湯去之五百歲心

惟一心也治惟一日也然則求心術者宜於此焉思之也秦漢以還治道衰矣非失於為治失於心術矣天下之大不越乎此心心術芲然奚所取而為治化民者必以誠而心或流於荒也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私也處事者必以智而心或昏於疑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或沈於弱也而況一人趨向天下標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離合莫不於此焉古之治亂安危俄且分焉心體全則必高明必廣大卑汙淺狹之説必不入心體

一虧毋毋反是反是而望治猶南行而望燕其背馳遠矣然則如之何曰一之一之者何也堯舜禹之惟精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罔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於人主者必曰正心人主亦皆知曰吾惟正心也噫心非可以閒人之言而正之也非可以慕古人之美而正之也臨朝而正之未正也觸類而正之未正也卒然加意而鋭於正焉未正也一暴十寒物未有能生者揠苗助長無乃速其槁歟

君體論　鄭湜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於手然知操之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用譬之於物非不楞然大也然挈之則不能運錯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於我而無吝權權移於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然

既屬之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於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為置宰輔捐爵禄而崇寵之者非以夫萬機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議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揣摩悉自於旨意人才不繇於廟堂而驟遷驟罷於冥冥無據之中以此為能收威福之柄在已又焉用彼相

曰政事出於中書議論皆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皆能公耶使皆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勞哉既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之權實在人主也苟預疑不能為公與當也而奪之權誤於委任以制斷由巳為權柄昧於責成以齟齬順旨為忠純使材者鬱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

以默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其為權在我也孰若授之權而懲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効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敢其委任之體豈不愽大而責之之術豈不甚精且覈耶且大臣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人主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於臣下乎大臣侵有司之職猶且不可而况人主奪臣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夥政事之繁决非

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疑大臣而不敢屬之以權則夫所與議論進退此者果誰耶必左右曲躬附耳者得以售其姦矣然則吾之執權而自用乃姦人之幸也夫世之姦臣欲得其君之權非肆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使權於己雖明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説之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説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於己而不知彼實借吾權以行其説則

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機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王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懲霍氏之傲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薄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於内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宦乘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

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為無失也然其末流權歸於嬖慼乃有甚於大臣之專何也患生於所偏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君體論 鄭湜

有聖質必有聖學質非聖人之所恃也有聰明聖智天縱之質而不知聖學之本其於天下國家必有悖理傷道不中節者矣終不可入於聖人之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聖非特其質過人以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

堯舜禹湯文武所以不作於後世者豈後世之君絶無堯舜禹湯文武之質哉數聖之學不傳也漢髙祖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其質固有合於詩書者然雖銷印輟洗從諫如流而溺愛易嫡争臣不敢捄諫雖誅秦蹙項如此其壯而鵕鸃冠之婉媚公卿乃因以開説其雄畧雖足以駕馭桀猾而伉厲慢侮商山之老齊魯大臣終不肯從之游文帝恭儉元默化民以躬二十三年如一日可謂盛德矣然惜百金之費不營露臺而賞賜美臣累

百鉅萬稽古禮文謙遜未遑而眩於玉杯之說及議制度封禪號稱寛厚而所學者申韓其與廷尉議刑常過於刻唐太宗文武之才英烈之氣自足高出前古然優容王魏導人使諫而有不殺此老之恨力行仁義欲與三王比隆而窮兵伐遼乃欲求勝於隋氏制度紀綱雖足為子孫憑藉而家法不正父子兄弟之間為有慙德夫高帝之度孝文之仁太宗之才雖古之聖君不過如是然而所敝乃與庸主相類者何也可以為聖賢之君

者是質也其蔽不免類庸主者不得聖賢之學也使三主者挾如是之質而留意於聖賢之學袪其所蔽廣而充之則功業所就豈止為漢唐之君哉世之人主明智者或失於伺察果決者或暗於先入彊毅者或吝於自用英銳者或喜功而貪利夫明智也果決也彊毅也英銳也皆明主之美質也天下所喜聞而欣道也然有是質而反以害治而便嬖姦巧之人從而窺伺其志之所向而陰投之滋其蔽而甚其惑者學不足以用其質也

古之帝王亦豈外是質而能爲聖人哉然而其心曠然無所偏繫嬖倖不能移功利機巧不能入雖明智足以照物而無先事之察雖果決足以主斷而無偏信之惑雖彊毅足以有立而無輕待臣下之意雖英鋭足以有爲而無謀淺妄動之人同是明智爾同是果決爾同是彊毅爾同是英鋭爾然居之無所蔽用之而不偏者學之力也廣厦之下細旃之上留意藝文表章經術親與經生儒士考論同異寧不曰學乎曰非聖賢所謂學

也夫學者所以正其心也堯舜禹之所以精一湯之所以日新文之所以純亦不已者果何所致力哉皆從事於其心也何則心者萬物之一源聖人所以治天下之本也是心虛明純一則事之是非利害君子小人忠邪之情狀昭然吾前是心一差則諛佞得而誘之左右得而蔽之憸巧得而乘之作於事害於政皆自其端發耳天錫人主之質雖有所甚美必有所甚偏所謂明智也果決也彊毅也英鋭也皆其所甚美而不能無偏也必

能用其質則質之美者日以充大而偏處日以消融是心既差則其病必於其質之偏處而發而并其質之美者而汨亂之是以聖賢不恃其有過人之質日就月將體察其病之所從起而究其病根之所伏而治之至於學力純至足以化其質而不為所勝則其發也未有不中節者矣嗚呼此乃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作聖人之地又奚止於治天下哉人主幸而有可致之資不以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為學者為學而自期望止於漢唐

之君惜夫

古文集成卷三十一

古文集成卷三十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二

論

大臣論　蘇東坡

謝相山批　反覆說盡君子小人利害曲折文字縱横議論痛快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

淺迫於人者其智深主意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用兵法作事使可謂使事不為事使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反復說盡曲折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

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容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說透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

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此數行若非正大語然世降俗末欲善處小人之間而求辦天下之事恐未能廢此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已過矣再說破小人易散之狀而君子者不可急之以合其交

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明白設策苟不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

隙昔漢高祖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驩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單用事須甚切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說著痛快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用事結簡捷

相體論 鄭茜陽

大臣欲相其君大有爲於天下者必自正其君心始何者心者將大有爲之本也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矣小人不待逐而去也政事不待更而脩也心不先正今日逐一小人明日復用一小人今日脩一政事明日復害一政事用力戞戞而勢愈踈矣假令其君能暫親君子遠小人屏私意立政事以與我戮力有爲於一時他日之敗必自其心發之也傅說之相高宗也其反復啟沃之端惟曰典於學耳方商之中衰高宗之所以夢

想良弼者固欲與共中興之業也說起版築之間諜不及此者葢說之所恃與中興商家者高宗之心也先之以學以正其有為之本則撻荆楚朝諸侯有天下者固已在說與髙宗二人規摹中矣管仲一見威公便許以霸業不數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烈非不偉也然仲不知正君之學以為肉腐於俎酒腐於觴不足害霸及威公之心一蠱則三姦擅國六嬖多寵齊敗掃地矣向來九合之功何益於救敗邪夫仲之所以先正於君心

者度其君不能聽則功業齟齬而不立也然與其功業齟齬止於圖霸不成耳君心既蠱其禍豈止於不霸哉觀仲之速成而遽壞則知傅說之相業所從來遠矣戰國之世士益急於就功名獨孟子以格君心為已任以為一正君而國定君不鄉道而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富彊是輔桀而富之也後世貶管仲最深者莫若孟子蓋學術之源殊也嗚呼傅說不作正君之事不復見孟軻既沒正君之學不得其傳後之君子雖有致君澤物之

意而不探古人之本衷略者能以謀謨舉天下之事功而已然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也直亮者能危言正論繩君之愆謬而已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也君不正治不可保也德不養過不可勝改也魏徵能使其君信力行仁義之說而不能救其晚節窮兵之失宋璟能使其君厲精以成開元之治而不能去其女寵奢侈之敗裴度能使其君果斷以成平蔡之功而不能止其貪利聽小人之害夫太宗喜功好大之心即向者與徵力行之心

也元宗荒於女寵奢侈之心即向者與璟厲精圖治之心也憲宗貪利無厭之心即向者與度果斷成功之心也心一爾曷為正於前遽變於後乎曰此非三宗之過也徵未死已有欲殺此翁之語則太宗好諫之心已敗於此矣璟猶居相位宇文融遽以言利幸則元宗侈心已萌於此矣度平蔡未歸李搢皇甫鎛已相則憲宗明斷已荒於此矣吾謂璟與度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之過也徵知正君矣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之過也然則正

君之術果如何哉邪正之機一也導人以邪者必委曲彌縫之然後陷於邪而不自知使其心果知邪之為非寧肯從吾於邪乎況彊人以正者豈可以一趣而直入於正哉盖嘗以易求之孟子而觀之正君之術焉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釋者曰牖明處也言人臣欲以忠信善道牖納之君者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明就其明處而導之推而及於所蔽則自悟矣睽之六二曰遇主于巷釋者曰巷致曲之地

言當睽之世君心未合直不可直致其意者當盡誠致曲使之信合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遂以為是心可以合於王而語之王道者方其不忍殺一牛之時乃其仁心所發見也於此引而達之則油然生矣此納約自牖之義也宣王之自言其好貨好色之疾孟子不直折其所好乃就其所好而為之說也使之與民同者大捐色與貨與民同之則已之所好者必薄矣所以潛移其病根也此遇主于巷之義也大臣所以啟沃其

君者豈止如諍臣徒彊之於言語口舌哉惟因其所明而悟入之使得其天理之本然致曲而達之使漸入而不苦其難夫然故開之易悟誘之易入君心庶其正乎

或曰古之帝王正心誠意之學先已得於上故君臣之間以都俞訓誥相與磨礱浸潤之耳後世人主生長於深宮所以害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也豈遽得而正諸曰是心天理之所寓也使天理可滅邪則吾不知天理果不可滅豈終不可感悟以復其正邪特患吾所以正之

之術有未至耳

論相上　誠齋

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岩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謬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

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一令一郡不可欺一守而天下獨可欺一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爲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爲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爲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求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

必成蓋得而必任而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機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

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爲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爲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還子馮爲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爲司徒而曰我爲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鄘爲宦者引爲相而鄘恥之竟不就職三君子之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咈衆以欺其君不計其

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者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啟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悱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

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
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
不為天下戚舜之於皋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
齊桓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
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
仁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
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
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

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其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然何也

論相下　誠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盖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

盖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懾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茍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懾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

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盖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盖有鎮物以

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彊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彊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苻堅房琯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盖安有謝玄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歟郭子儀單騎而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撤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

避何也情不同也盖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裴度荅朱克融以兵匠速來之語景延廣荅契丹以橫磨大劒之語此同乎示彊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盖以克融之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

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凉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葢應變之難如此今彊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玩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

然則將以求謝安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乖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爲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咨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

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為無恐
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
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不試褎而不絺明年何衣稻而
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古文集成卷三十二

古文集成卷三十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三

論

爭臣論 韓退之

東萊批 意勝反題格

迂齋批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兼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薫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雖說他好已自開難他一端在此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此句便含不諫意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取易斷有力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陽城不出時如此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陽城既出時如此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

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雖分兩段此幾句亦自應回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此一句最有力以匹夫為諫官天下所望如何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含蓄下意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綱目於此露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

我不知也責得他最深引證陽城不可不諫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兩端說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一段關鎖大抵難大字須教他不可逃難自前難到此都無辭了陽子將為祿仕乎又設兩段說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意收於此又就此轉主意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舉小形大亦不敢曠其職都避不得必曰會

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不可逃避）或曰否非若此也（又難設）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解）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又難）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

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段段重起說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說陽子職在此而非宰相之職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枝葉相生有經緯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遊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熈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又生一意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解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又難意新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一段意起于此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

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最警策切當之尤者意有餘辭意俱到 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一段意結歸此一句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左成十八年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引前說後我將以明道也非以

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此意更好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間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放他一著。應結。從前難到此已極了末後須用放他一著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个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后說他短處先須取他長處自子告我下是

諫官論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

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責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

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

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俟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俟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

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正觀政要求諫篇王珪曰云云太宗稱善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則是臣不得

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

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末之學也

朋黨論 歐公

東萊批 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平說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解上意）然臣謂小人無朋（驚人句）惟君子則有之（應後句）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應前句）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一篇大意警策有力處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下得說少好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下得好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應前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過接處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說多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

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警策有力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

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此點化處皆提起說如人反說話）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下得好。上幾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亦徒然譬之千鈞一眇未承之則腰折了下一句須有力）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有力）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尤有力）

五代史朋黨論 歐陽公

東萊批 文忠公歐陽脩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柰何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紀之功業故張子韶云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情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

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

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
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
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
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
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
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
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
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

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

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續朋黨論 蘇東坡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兆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

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葢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則傷人其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歴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

昭哀失國（見左傳及史記世家）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後漢黨錮傳）唐白馬之禍（五代史唐六臣傳序云云又李振傳云云）忠臣義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

陷叔丈之黨柳宗元傳劉禹錫傳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左襄二十一年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左襄二十三年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貫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

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謹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本傳）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本傳）姦臣復熾

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邪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古文集成卷三十三